



梦回大清系列

清梦无痕

晋江穿越Twin姊妹花作品 穿越清朝最完备 行动指南
那曾经苍凉的手势，到头来或许也蜕化为沧桑的美丽；那梦里的百折千回，皆变成了烙在心上的不老传奇。

花山文艺出版社



梦回大清系列

清梦无痕

妖叶〇著

[2]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梦无痕.2/妖叶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80673-971-6

I. 清... II. 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1430 号

清梦无痕 2

作 者:	妖 叶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尹志秀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编辑:	杨 俊
封面设计:	熊 琼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36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73-971-6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现通缉

叶子，女，嗜美食且爱打扮，热爱世间一切美好事物，时而异想天开，冲动不顾一切；时而冷静现实，事事抽丝剥茧。

小妖，女，眼神迷茫，性格模糊，神经大条，感情麻木，爱就爱了，不爱就罢了。时而守住理性不放，时而跟着感觉乱走。

此二人相貌酷似，双双混迹于北京某高校，正值少年不识愁滋味而又不屑为赋新词强说愁之时。幸而相伴，心存三愿：一愿生活随性而至，日日神采飞扬；二愿心灵超脱自由，不惹俗事尘埃；三愿永远在彼此身边，携手恣意人间。若见此二女，速速将其逮回我大清朝来，奖励好男人雍正一名、十三两名、八八五名、十四若干名……

魔方工厂投稿专用信箱：

Morefuntiehu@vip.sina.com
Motic@vip.sohu.com

穿越军团全家福：



女版年羹尧再现 嗜血的职责 隐讳的身份 屠夫的外壳
柔软的情根和一段不能爱却又不得不爱的血泪情史



爱情是一声叹息 还是繁华一梦
梦醒时分 那遗失在时空里的背影又在何处

X.iron 墨铁文化

Planning 策划：张国岚 Guolan Zhang

Managing Editor 责任编辑：李伟 Wei Li 尹志秀 Zhixiu Yin

Contributing Validator 特约监制：李耀辉 Yaohui Li

Contributing Editor 特约编辑：杨俊 Cici Young

Illustrator 绘图：阿木 Takiey

Cover Design 封面设计：熊口琼 Design studio
Kxy80tye@hotmail.com

梦回大清系列

清梦无痕

目录

1 一答案

14 二任性

31 三花落

50 四日子

65 五完整

85 六过程

105 七得失



青梦志泉

- | | | | | | | |
|-----|-----|-----|-----|-----|-----|-----|
| 200 | 181 | 168 | 155 | 145 | 137 | 121 |
| 十四 | 十三 | 十二 | 十一 | 十 | 九 | 八 |
| 幸福 | 星光 | 秋雨 | 微妙 | 暗流 | 迷茫 | 选择 |



Chapter 1

答案

“衡儿！衡儿！”空荡荡的冰场上只有我自己的回声。

天色越来越黑，冰面上依稀反射着森冷的光。

我已经记不得跌了多少跤，爬起来多少回，又喊了多少次“衡儿”，可是叶子始终还是没有踪影。

这家伙，不知道我根本不会滑冰吗？就这么扔下我……

可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冰场上越来越静，我也越来越心焦。这女人，究竟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别人会担心吗？早就听十阿哥说那边的荒林里常有野兽出没，难道她……

一不留神，脚底一滑，又重重地跌在冰上。我一时只觉得心神俱疲，忍不住坐在地上大喝一声：“杜——衡——你给我出来！”谁知话一出口竟沙哑得带着哭腔，倒吓了自己一跳。

我心急火燎地跑向广寒殿，只盼着叶子已经先行回去，让我好好地臭骂她一顿。谁知却见湘儿正迎面而来，忙赶上几步问道：“你们主子呢？”

小丫头见我的神情，更是慌慌张张：“主、主子没和格格在一块儿？这……这便糟了！主子会不会在那个……玉红亭，八爷等一会儿要在那儿宴请咱们四爷……”



我没等她说完，便转头冲去。

亭下有几个身影，我依稀听到了十四阿哥的大笑声，忙加紧脚步跑过去。走近一看，却见只有几个男人谈谈笑笑，哪里有叶子的影子？

我一阵绝望，双腿忽地有些无力。

十三忽地看过来，惊异地皱起眉，走前几步上下打量着我，问道：“这是怎么了？伤着哪里了？还是病了？”

一时另几个人也都凑过来。三阿哥和十二阿哥看到我，都瞪大了眼睛。十四阿哥已退去笑意而面带疑惑，四阿哥抿着嘴站在他旁边，脸上依旧淡淡。

八阿哥叹了口气，走到我身边，柔声问：“出什么事了？”

我无力地小声道：“我……把衡儿丢了。”说着心虚地望向四阿哥和十四阿哥的方向。

四阿哥蓦地抬起头看着我，脸色不复平静——我第一次看到他脸上出现可称之为“担心”的表情。

十四阿哥全身一凛，已下意识地向前跨了一小步，张了张嘴，然而，四阿哥忽地扭头看向他——十四阿哥什么也没说出口，只不着痕迹地退了回去，神色仍是不定。四阿哥仍定定地看着他。我不禁暗暗惊心，只听得十三大声问：“丢了？丢在哪儿？”

我忙道：“就在冰场。”

十三摇头道：“难怪你这副狼狈相，找了很久？这衡儿，真真叫咱们担心。”

四阿哥已掉回目光，声音平稳，却冷得可怕：“不小的人了，哪儿那么容易就丢了？也值得人这么上心？”说着掉头冲众人笑道：“下面冷得紧，咱们且先上去等二哥吧！三哥，十四弟？”大家都是一愣。三阿哥率先缓过劲来跟了上去，十四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也缓缓地转身。

我暗暗攥紧了拳头，大声道：“四爷忘了，冷的人不只您，还有衡儿！”四阿哥静静地停住，回过头来。三阿哥饶有兴味地观赏着。

十二阿哥看了我一眼，踌躇道：“四哥，这冰天雪地的，还是派人去找找衡福晋吧。”

四阿哥哼笑道：“十二弟放心，人冷了自会知道该回哪儿去。”

我心里一沉，不顾一切地说：“我要是衡儿，宁可冻死在外面！”十三在旁边轻拽我的袖角，我却控制不住地续道：“人冷，好过心冷；冷天，好过一个冷口冷面



冷血的人！”

说着我转身便跑，却忽然发现两条腿都又酸又痛，差点就绊了一跤。八阿哥忙扶起我，微笑着说：“洛洛，你这断言可恰恰是反了！若是四哥不心热，天下便没有心热之人了。”

我不禁哼了一声道：“他怎么样与我无关，再讨论这个只怕衡儿真要冻死。”我看向四阿哥，重重地说：“今晚就算只有我一个人走遍这万岁山，也非找到衡儿不可！”

四阿哥铁青着脸道：“没人拦着你。”说着仍是让了众阿哥上楼。冲脸色发白的十四一点头，我也转了身拖着两条腿便走。

十三快步赶上我，扶着我的胳膊闷声道：“你回去，我去找衡儿。”我一时迁怒，只努力趔趄着往前走，不答理他。

他一大步就拦在我面前，我冷冷地瞪着他。他无奈地缓和了语气，商量着道：“你回去把自己照顾好便是，我向你保证，一定寻了她回来，好不好？”

我轻轻推开他道：“你该知道，看不到她完好，我绝不会回去！倒是你，你的好四哥都对她不闻不问，你却来做什么？”说着仍向冰场走去。

他摇摇头，苦笑道：“只怕恰恰相反。你……刚刚看到十四弟的反应了吗？”

我猛然醒悟，心神一凛，询问地看向他。他点了点头，道：“现在这情形，你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四哥他能看不到？若按四哥的性格，怎么可能会不管自己的福晋，让你那么刻薄他，让那些人看了笑话？四哥如此失态，他对衡儿的心，怕是比我们想得深。”

我心乱如麻，垂头丧气地说：“这我也觉察得出。可既是如此，衡儿回来了，只怕真的是会更危险。”

十三笑着拍拍我：“还没那么严重，四哥也没确定，否则还会容我来陪你？再说到时我自会相机助她。走吧，先找到衡儿再说！”

“衡儿！衡儿！”

又是一轮新的寻找，只是这次多了十三在我身边，心底好似没有那么绝望。

可是——仍然没有结果。

我指了指远处黑魆魆的一片，问十三树林那边是什么。

十三神色凝重，轻轻地说：“豹房。”



我背脊蹿过一阵凉意，各种各样的可怕后果都在脑中闪过，只觉得心焦气躁，眼眶干涩，好像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浑身止不住地哆嗦起来。

十三回头看到我的样子，像是吓了一跳，忙走过来问：“冷了？腿又疼了？你在这里别动，我去那边看看！”

我使劲地摇摇头，紧紧拽住他的手臂。

黑暗中他亮晶晶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随即，他缓缓地拽过我颤抖的手，他的手好温暖，绕过我的肩把我轻轻揽在胸前，安抚地拍着我的背：“别怕，洛洛不怕。”

我鼻头一酸，很想就这样暂时沉溺下去，可是好多情景一起都涌上心头，想忽略都忽略不了，越想忘记就越是清晰。

我忍痛拉开和他的距离，仰起头勉强笑道：“谁怕了？哼，我是怕衡儿被我找到了，不是被冻死，而是被我骂死。”

他一愣，又耸肩笑道：“我就陪着你，找到她，到骂够她为止！”

我俩向树林深处走去，可是深幽幽的不似有半点人影。我们谁都不想说话，想来十三和我一样，心里颇不轻松，但是两个人又都不想轻言放弃。

正当我们绝望时，突然前方传来了沙沙的声音，我刚要向前，却感觉十三伸手拦住了我，自己举步慢慢探过去。

我心中莫名的一阵激动，探头一望，果然见十三扶了个人又从黑暗中走出来，不禁眼前一亮——

“叶……衡儿！”我跌跌撞撞地扑过去，心里又惊又喜又怒又怨，直接省了拥抱，把眼前的那张茫然的脸狠着劲地一阵乱揉。

“十三！你还不拦着她？”叶子一时无还手之力，只能转而向十三求助。

十三抱着双肩只是笑嘻嘻地看着我们，刚要说话，却忽地望向我们的背后，随即敛了笑意问道：“可是有人送你回来？”

叶子挣开我的蹂躏，转头看了看，纳闷地说：“我实在认不得这里的路，差点就走到那个……豹房去了，幸好有个侍卫模样的人引着我回来。可怎么这就跑了，我却还没谢他！”

我翻了翻白眼——这个路痴迷路迷到这儿来了！我向来知道她指定哪条路，我们反着走就一定是对的。刚要开口损她两句，却听十三声音严肃：“侍卫？这个时候怎会有侍卫在这儿？你没问他是哪儿的？”



叶子摇摇头，十三略一沉吟：“罢了，人回来就好。”说着微微一笑，“只是你这一丢不要紧，你看她！”

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扶着叶子就要走，她却硬拉了我站住，细细打量着，然后红了眼圈：“洛洛……”

“好了，快走，你看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也有些哽咽，甩甩头不看她，一把搀住她就走。

终于又走回了冰场，我从刚刚重逢的喜悦中清醒过来，忽地想起刚才在玉红亭的一幕，脚步一滞，急道：“衡儿，刚刚十四……”

“十三爷吉祥，芷洛格格吉祥，衡福晋吉祥。”远远一个小太监跑来打了个马扎，我不得不收住话头。

“四哥派你来的？”十三示意他起来。

“回十三爷的话，四爷让奴才出来候着，衡福晋一回来就马上带她回去。”我才看清来人是小桂子，不由得担心地望了叶子一眼，然后求救地向十三使了个眼色，他眉头微皱，只向我摇了摇头。

此时我心中纵有一万句话要说，也只能由着那小太监引了叶子向广寒殿走去。叶子转身冲我和十三摆摆手，耸肩一笑示意我安心，我却只能无奈地回她惨然一笑。

转头看向十三，他也是满脸苦笑，轻声道：“且安心，我自当尽快提醒她小心在意。”我感激地点点头，不禁想道，你若是知道叶子今儿的帕子送了谁，她的心又给了谁，你还能如此云淡风轻，还会如此真心要护她周全吗？

思及此只觉得愈发担心——叶子的这段感情，只怕是要轰轰烈烈了。以她对感情任性倔犟执著的脾气，还不知会和四阿哥闹成什么样子。想到这儿，我不由得紧闭了闭眼睛。

“我看你怕是忘了自己还浑身是伤呢吧！”十三忽地斜眼看着我道。

听他这么一说，我的骨头啊肉啊好像听到了集合哨，还真的此起彼伏地酸痛起来。

看我龇牙咧嘴起来，他无奈地笑道：“好一尊泥菩萨！”

他扶着我也往回走，静默半晌，他忽然低着头道：“昨儿个……你生日，还气吗？”

我浑身一颤，忽地意识道，这算什么？昨天晚上，我才刚刚被自己的希望戏



弄，现在又要沦陷在他温柔的慈悲中吗？忍不住悄悄挣开他的搀扶，勉强笑道：“我哪有资格气呢？气你记得我的生日，还是气你待自个儿的福晋比待我还好？”

他皱了皱眉，道：“我倒是真的为你好。现在宫里宫外都知道你的婚事要定了，”他轻轻一笑，“佟佳氏，个个男子都是虎视眈眈。至于芷洛格格，可就是让所有的女人都忌惮了。”

我不禁叹了口气，咬牙切齿道：“我却真愿自己不是这该死的佟——佳——氏。”

“并不是所有的佟佳氏都‘该死’，起码你叔叔鄂伦岱就不。”十三学着我的腔调笑道，“可是你阿玛不一样，他虽只爱文学风雅，很少过问政事，但谁都知道，他不只是皇阿玛的舅弟，也是……唯一的知己。夸岱，是我见过的最不寻常的人。”

我静静地听着——这是我第一次听别人这样提起我未谋面的阿玛，他在这个人人自危寻求庇佑的朝野之中岿然不动，显然是懂得玉韫珠藏，也正因为这样，才更受赏识得以保身吧。

只听十三沉吟道：“所以你这婚事，你阿玛是说得上话的，如今皇阿玛没发话，显然是只等他明年从南方回来。”

我一阵心烦，闷闷地道：“我宁可明天就嫁了，不就是当块肥肉嘛，吃着的开心，吃不着的死心，总之，人人都得安心。”

十三一边拉我轻滑过冰面，一边笑道：“你能嫁了谁去？倒说来听听。”我一愣，心想肯定不嫁你就是了，随即逗他道：“十阿哥就挺好。”

他咧着嘴斜我一眼：“十哥倒好，可他那性子……你本来就野，只怕到时候再加个字，就是‘粗野’。”

我耸耸肩：“那便十二阿哥，我俩自小一起长大，我知道他性格甚是平和。”

十三侧头想了想，道：“说得也是。不过恐怕你这疯丫头到时想走得逍遥自在，十二哥可不会陪你。”

我心中暗笑，越发大胆，说：“对哟，索性嫁了四爷，和衡儿做伴去！”

他也扑哧一笑：“四哥可不会要你，一个衡儿已经够了，难道让你俩去把他那府邸拆了卸了不成？”

我做出失望的样子，轻轻道：“难道我真要去和舒蕙姐争个短长？”

他皱了皱眉：“我知道八哥待你甚好，可是……”他欲言又止，只摇了摇头，“洛洛，你自己能做主的事，何必这么随便？”言毕，我俩已停在房门口，他几乎是



谴责地看着我。

我也不再玩笑，正色道：“十三爷，似乎人人都以为，我就真的只能把自己的一生系在这紫禁城身上了？”十三一愣，只是静静地看着我。

“既是能把握自己的方向，我情愿像如儿一样，走到一个能让人舒展开手脚的地方，在那里，或许我嫁的那个人愿意白天和我策马奔驰，夜里陪我共观繁星，那是我的幸事；如果他不愿奉陪，那么我索性独自一人，也是快意非常！”

十三神色凝重，刚要说些什么，房门打开，十格格蹿出来握住我的手，埋怨道：“总算知道回来了！”

十三笑道：“如儿，你们可备有伤药，这丫头我就交给你们了！”

十格格应道：“本是没有的，不过十哥刚送了好些过来，他还候了一阵子，这才刚走。你，快进来，说说怎么落得这么狼狈？”说着她拽着我就进了屋，我回头一望，十三却已转身走远。

“衡福晋没大碍就好，倒是你们这份情谊，我都眼红啦。”十格格一边为我敷药一边感叹道。我微微一笑，戏道：“那你也去丢一次试试看吧！”

她却忽然认真地说：“洛洛，你刚才说想和我一样嫁得远远的，我问你，你放得下这个姐妹吗？”

我心里一紧，苦笑道：“我真希望你这丫头迟钝些才好，我的梦也能做得久一些。不错，我不会离开衡儿，所以也离不开这紫禁城。”

要我和叶子分离，的确是不可想象的事，那就好像要把我们的信念和灵魂从身上剥离。

十格格放下我的裙摆，又淡淡地问：“那……你放得下十三哥吗？”

我咬咬牙，道：“不得不放。”

她摇摇头：“十三哥待你很好。可惜这种好，你好像不稀罕。”

我点点头：“我就是贪心。”

十格格叹了口气，道：“我一直都觉得，十三哥才是最不懂感情的人。人人都知道 he 有许多红颜知己，他宠着她们、护着她们、任她们耍性子，包括十三嫂，他只是看着她那张冷脸，从不和她计较……”

我苦笑着接道：“那是因为他从未把心稳稳地停在谁身上，对吧？”

十格格无奈地说：“恐怕他想都没想过。他要琢磨的事，可太多了。”



我甩甩头，跳开这个话题，笑道：“所以啊，这种男人我可不要。倒是你，未来的勇士夫人，今天突然这么唠叨，怎么开窍的啊？”

她脸微微一红，掐了我一把，却突然又咳嗽起来。我忙问：“你也病了？”

她道：“这两天天凉，又犯这老毛病了！”说着仍是咳个不停。

我忙一瘸一拐地扶她到床边躺下，看着她的脸有些苍白，忙让她好好休息，别再说话。

一大早我见十格格气色颇好，便放心，急急忙忙地先赶到车队旁边，希望能看到叶子，好好和她聊上几句。真怕昨晚上她就已经“惨遭不测”了……

可是我的脖子都要伸长了，四阿哥府上的人都没有出现，倒是其他的格格福晋们都陆续上了车。

忽然，德妃娘娘的小丫鬟来叫我去和她们主子同坐，我无奈之下只有跟了去，上车之前不甘心地朝四周看了最后一眼，竟然真被我看到叶子正和八福晋谈笑笑着上车，看上去神色如常，不禁稍稍放下心来——四阿哥毕竟不会妄动。

刚一上车，却发现不只是德妃，十四也正稳稳地坐在里面，带着大黑眼圈看着我。我冲他略微点了个头，便挨着德妃坐下。

德妃心情甚好，笑吟吟地看着我说：“伤可上了药？为了我们衡福晋，倒折腾了你。”

我回道：“娘娘哪里的话。我们感情自来就好，这不算什么。”

德妃笑道：“皇上昨儿都问起你来，只说怕你伤了，都没法子向你阿玛交代。”

就这样，我和德妃从夸岱的归期谈到杜衡的性子，从宫里的婚丧嫁娶谈到年初康熙的南巡，我只觉得虽说她只字未提，却句句事事都在谈我的婚事，只得打了十二分的精力应对。

十四却只是坐在旁边，有些神思不定，只有德妃问他什么，他才像回过神来应上几句。

正当我有些筋疲力尽的时候，车队终于停了下来，行程过半，大家都纷纷下车整顿休息。十四也和我一样，精神一振，悄悄递给我个眼色，便笑着向德妃道：“就偏劳芷洛格格陪着额娘，儿子先告退了。”

“你能陪着我坐这半日，已是破天荒了。去吧，别憋坏了你。”德妃挥挥手。

我正想着怎么找个借口也下车去，却听德妃道：“芷洛你本就有伤，也下去转上一转吧，松松筋骨也好。”我忙应了一声，却忽见德妃意味深长地一笑，不禁有



些疑惑，难道……

不想那么多了！我迈下车，果然见十四牵着一匹马在路边慢悠悠地走着。

我四周一望，还好前后是十二格格和十五格格的车，忙上前一步，直截了当地说：“她没事。”

见他呼了口气，我续道：“不过以后会不会有事，可很难说。十四，你害了她了。”虽是心下不忍，但我仍是止不住埋怨他。

他苦笑道：“可是情动于中，难能不形于外。芷洛，你不懂。”

我不禁翻了翻白眼，我不懂？我最懂了。

我摇了摇头，微微叹道：“四爷到底会怎么对衡儿……十四，你们是兄弟，这事若发生在你府上会怎么办？”

十四被我这个问题问得愣了，沉思半晌道：“若是别人，我不差那一个女人，她不做出让我不堪的事也就是了，可若是换了那人是衡儿……我……”

他脸色转阴：“四哥对她大概也是用了一番心思，不然昨晚何至于弄成那样。”

你们兄弟早晚有一天会把叶子折磨死，这个傻女人，怎么倒霉的都是你啊。我心里对她担心到了极点，看着十四的脸就不爽，他被我看得有些发毛，瞪了回来：“你还在怨我？”

我不答，只负气地看着他。

“不错，我确实不该招惹她。”他的眼神掠过了我，望向远方，“只是当初，我没想这么多，这个女人我喜欢，就由着性子做了。”

由着性子？倒很像你们这些皇子的做派。

“可自从那次害她掉到湖里，我才清醒过来，不能这样做了。”他的脸部表情渐渐柔和起来，“衡儿她是不一样的，我愿远远看着她，用我的方式对她好。”

望着十四一脸的认真，我又想起昨晚叶子谈起他时脸上淡淡的红晕，就算十四有千般不是，我现在也原谅了他。不过是一个骄傲的男子在学着如何去爱。

可是——现在是要他学着如何去忘情却爱才对吧，我狠了狠心说道：“可是现在……”

“我明白。”他急急打断我，“让衡儿沉住气，四哥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

唉，也只有死不承认了，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叶子，你怎么会有个如此尴尬的身份呢。



看着我蹒跚而行的样子，十四忽道：“十哥送去的药，你可用了？”

我惊奇地问：“是你托他的？”

十四一笑：“你为了衡儿受伤，我本是想聊表谢意，只是被八哥抢了先。他带的药材甚是齐全珍贵，我也就省了这份礼。”说着抿着嘴只是看着我。

我瞪他一眼：“看什么？”

他挑眉道：“看你和八嫂比，哪里不一样又哪里一样。”

我不禁冷笑：“我还没嫁人呢，难道就要开始和别的女人比高比低？”

他一愣，摇了摇头，道：“岂由得你不比。八哥为了你，已经打定了主意要脱掉‘俱内’的名头了——以他和八嫂的感情，我还真有些不敢相信。啧啧，你这个女人，哪里好？”

我捶了他一拳，道：“哪里不好？”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也暗暗打鼓，我有点动人之处让八阿哥如此认真？

“当然八哥觉得好。你写的那幅歪歪扭扭的《道德经》里的字，现在还在他书房里挂着，他经常看着看着就笑起来，我却看着就为才女芷洛惋惜。”十四懒懒地道。

我心中一动，却仍咬牙反击道：“你那帕子呢？那上面的叶子我看也是丑得可以，你却不惋惜了？”

他敛了神色，道：“若终究因这帕子让她波折痛苦，因我的心意让她不得宁静，我恐怕不仅是惋惜。”说着缓缓走开。

我追上两步，轻声说：“起码我们都在她身边，只需各自做各自能为她做的事，不是吗？”

他顿住脚步，点了点头，随即上马向车队前奔去。

第二天，翠云馆。

十三一大早就赶了过来，我见他神情甚是严肃，忙请他进了书房落座。

菊喜低眉顺眼地把茶杯放在我和十三面前，随即便转身出去，自始至终都没有抬头。我冲着她的背影叹了口气，十三道：“怎么今儿叫这丫头奉茶？”

我懒洋洋地说：“故意的。她要监视我，我便光明正大地给她看。反正是要嫁的人了，我如今谁也不怕。”

十三一笑，道：“破罐子！只是什么丫头敢这么大胆，她的主子……”说着他缄口不言，我俩对视一眼，都知道对方心里想到了谁。